

開篇之一：血魂山

一勾殘月，照荒無人煙的小村。

村落周圍，凌亂地長一蓬蓬枯黃的雜草。

遠處有座紅色陰森的高山。月色悲涼中，但見山澗亂石間，橫臥十多個美麗少女的屍體。

山鼻在寂靜的林子裡怪聲淒叫，彷彿冤鬼夜哭。

村外古道上，走一個鬼靈精兒的年輕小子，他舉頭望向帶點邪氣的彎月，彎月四周是一圈紅色妖冶的雲團。他想，草木無情，滿耳悲聲，這個冬天一定很冷，不過那是太遠的事，目前最重要的，是找到那日夜思念的人。

走進小村，三更半夜，居然有一老一少在村口的老槐樹下賣唱。小子見怪不怪，居然也就走近去聽。

老者搖搖滿頭銀絲，輕輕拉起胡琴，哀怨纏綿的引子自指間流瀉出來，聽得人好不傷心。長黑溜溜一雙明眸的少女咕咕笑起來道：「爺爺，你拉錯調子了，我唱不來。」

老者兩眼一瞪：「別打岔，乖乖的快唱，你不見有客官在聽呢。」

小子嘴裡嚼 辣椒，為的是驅趕夜間寒氣，此時才笑嘻嘻道：「你就唱吧，小姑娘，唱得好，賞你兩顆辣椒。」

雲板一敲，少女帶三分春情七分感慨唱道：「酒醒寒鴉驚，笛淒秋斷腸。」

反反覆復，惟唱這二句。

小子搖頭道：「嗯，一點也不好聽，我可要走了。」

老者歎口氣道：「江湖凶險，不是為情所累，便是為仇所羈，何苦來哉。小夥子，這裡到處是鬼，走路小心，別與孤魂野鬼撞滿懷。」

小子似乎沒聽到，抬起頭來，一心一意凝望月下那座陰森森的紅石山，半晌，才轉頭哈哈一笑道：「夜路走多了，自然見鬼，這有啥稀奇。」

背後寂然無聲，爺孫二人早已不見蹤影。小子摸摸腦袋，輕哂道：「媽的，真是活見鬼。」他急奔向前，越過幽谷，奮力攀上險峻高山。一陣冷風吹來，但見群鴉亂飛，夜鷹悲鳴。

驀地，眼前出現一塊聳立草叢的大石碑，上書「血魂山」三個大字。

他的眼光再轉到山澗恐怖的少女屍體上，儘管少年英雄，藝高人膽大，但也不由步步驚心，頭皮發起麻來

開篇之二：兇船

雨 不停地下，朦朧而恍惚。

正是櫻花急促飄落的季節。

煙雨淒迷中，地上水影，反射，東瀛關西雅芳樓藝院的紅漆招牌。

院內，紗燈閃耀淡淡的絳色光芒，屋子裡傳來琴聲錚錚。美麗的香月子身穿和服，長裙曳地，髮髻高聳，身繫金絲銀線編織的腰帶，隔水晶簾子，邊彈琴邊唱，悅耳純和的民謠小曲。

性情又溫柔又有禮的香月子，高雅迷人，茶道、花道、彈箏彈三味線都是好手。來藝院的有達官貴人、王公巨卿，也有凡夫俗子，人人都求一聽她的彈唱，每次不惜付上一金子，如欲美人露顏一笑的，就要五金子。

可是，香月子的歌藝琴技在雅芳樓不久就成了絕響。

飄流大海中的一艘船內，她可怕的父親成為她的劍下之魂。

大海茫茫，被神秘和恐怖籠罩的這艘鬼船，隨海浪飄浮，偶爾有人會聽到香月子悲哀的歎息。

當年，香月子的父親——精通劍術的萬人真弓，有天在御前舞劍。

剎那，劍光閃閃，劍人合一，隨「鏘」的一聲，千瓣梅花被劍氣削開，一時漫天花雨，清香撲鼻。天皇大悅，封萬人真弓為梅花武士，賜他一把寒光閃閃、削鐵如泥的梅花寶劍。

劍鋒雖利，斬不斷流水滔滔。英雄志高，無奈情關難邁。不知甚麼時候，萬人真弓竟對玉潔冰清的女兒產生不倫之戀。

他被奇異的感情煎熬，備受折磨，忍受生命中最不堪忍受的痛苦。

他像野狼般嚎叫，在地上滾來滾去狂扯自己的頭髮不停地掙扎，心想如至今仍被關在古涯的魔洞中，該有多好。

冷月無聲，暗香頻送。正是梅樹下俏立的人兒，惹起一代劍俠的愛意和愁思，心中燃起熊熊烈火，伴隨肉慾的悸動，不知身處何方的迷惘。

愛情枷鎖，總是教人難以拋開，使人惆悵，明知情如玩火，偏偏無法擺脫。

紅塵俗世，浮沉如浪，為甚麼有情人總是淚眼迷離。

血，在飛濺，猶如一朵朵梅花。全身赤裸的香月子，玉貌雪膚，美得醉人，如今猶如女魔似地揮舞梅花劍，一劍一劍，刺向自己的親生父親。

船在急劇搖晃，海在唱哀歌。萬人真弓凝視女兒，嘴角的微笑在死後凝固成一絲悲涼。他抗拒不了躍躍

欲試的誘惑。他已不是人，只是一團越燃越旺的火，一隻瘋狂的淫獸。

他撲向女兒，撕碎她的衣服，撫弄她的乳房，享受她的肉體。直至死，仍以灼熱的雙眸撫愛她豔麗無雙的俏臉。

船在大海飄蕩，成為不吉的兇船。遇到它的船會沉沒，人會魔、生病、死亡……

更得人靜、月麗風和晚上，兇船常傳來劍擊聲和年輕女子的哀哭狂呼聲，令人毛骨悚然。